

褶皺裡的野生美學

周一海

整理換季衣物時，我習慣性按照網紅收納法則折疊衛衣、襯衫、長褲，邊角對齊、線條捋直、厚薄分層，讓每一件織物都方正挺立，在衣櫃裡排成規整的矩陣。這是當代人習得的生存技能，用絕對秩序馴服生活的雜亂。可當指尖撫過被熨燙得平整無波的布料，我忽然察覺一種刻意的空洞。反倒是隨意搭在椅背上、穿脫隨性、佈滿自然折痕的日常衣衫，褪去人工規訓的工整，留存著身體溫度與生活軌跡，藏著一種被主流審美徹底忽略的、粗糲鮮活的無序之美。

當下的都市文明，早已搭建起一套嚴苛的「秩序崇拜」體系。收納要極致規整，穿搭要統一調性，生活要精準可控，就連情緒表達、思維方式，都被潛移默化地標準化。我們熱衷於抹平一切參差、褶皺、變數，將生活切割成棱角分明、排列有序的規整模塊，以為極致的整潔與統一，就是高級生活的終極形態。這套規則降低了生活的凌亂成本，卻也慢慢扼殺了生命原生的彈性與張力，讓日常淪為可複製、可量化的標準化模板，失去了獨屬於個體的生命質感。衣物的自然褶皺，是當

代生活最隱秘的無序敘事。被精心折疊收納的新衣，線條平直、版型工整，視覺上無可挑剔，卻只是一件脫離生活屬性的陳列品，僵硬、冰冷、毫無靈氣。而經過日常穿戴、隨意擱置、自然垂落的衣衫，褶皺走向毫無規律，深淺錯落、曲直交織，沒有對稱的構圖，沒有刻意的修飾。肩線的凹陷是伏案終日的痕跡，腰腹的折痕是三餐煙火的印記，袖口的堆疊是抬手勞作的留存。這些毫無章法的紋路，不取悅鏡頭，不迎合審美，只忠實記錄人體的動靜姿態、一日的起居作息，是生活最誠實的立體落款。

身處標準化語境中的個體，偏執於平整光潔的規整，視褶皺為瑕疵、雜亂為缺憾，卻不知所有人工雕琢的秩序，都是對自然天性的修剪與束縛。莊子言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」，這份大美，從來不存在人工打磨的規整形制，而蘊藏在萬物參差自由的本態之中。山川溝壑縱橫、岩層錯落交織，林木枝葉參差、溪流曲直無定，天地造物從不追求絕對對稱與統一，恰恰是這份無規則的錯落排布，造就了萬古不衰的自然生機。人為熨平的布料是死寂的規

整，自然生成的褶皺是鮮活的存續。

無序絕非潦草的敷衍，而是掙脫規訓後的生命本真。當代個體的精神內耗，多半源於對秩序的過度偏執。我們逼迫作息貼合時刻表，逼迫審美迎合主流範式，逼迫自我適配世俗標準，長期困在條條框框的精密牢籠中，逐漸喪失了隨性舒展、自由生長的能力。過於規整的生活如同一張被熨平的白紙，乾淨卻單調，工整卻貧瘠，沒有起伏的紋路，沒有參差的層次，最終淪為一成不變的循環。

反觀那些帶著褶皺的日常，恰恰擁有突破模板的生命力。晨起隨手披衣、歸家隨性搭放、出行自在穿戴，不刻意捋平邊角，不強行規整形態。衣衫上的每一道褶皺，都是一次無預設、無編排的生活即興。不同於流水線生產的平整版型，這些隨機生成的紋路獨一無二、不可復刻，附著著個人的體溫、作息、心境，是冰冷標準化生活裡，最珍貴的私人印記。

羅蘭·巴特在《明室》中提出，完美的規整是刻意建構的神話，唯有細碎、偶然、參差的瞬間，能觸碰真實的本質。這一觀點精準戳中當下審美體系的核心病

灶。我們沉迷濾鏡修飾的平整肌膚、構圖完美的精緻場景、一絲不苟的規整穿搭，沉溺於人工構建的完美秩序，卻主動捨棄了真實生活的參差肌理。沒有褶皺的衣衫是標本，沒有參差的生活是幻境，所有被規訓的極致整潔，都在悄悄消解個體的獨特性與生活的真實性。

褶皺的無序之美，藏著最通透的生活哲學。平整是被規範、被約束、被統一的結果，褶皺是自在、是鬆弛、是鮮活的證明。四季流轉，草木枯榮有參差；人世浮沉，悲歡起落無定式。世間所有動態生長的事物，永遠無法被固定秩序框定。強求萬事規整、萬物平順，本質是對抗生命的無常與鮮活，最終只會被刻板規則桎梏身心。我不再刻意熨燙衣衫，不再強行捋平褶皺，不再偏執於衣櫃的絕對整齊。任由衣物自然垂落、隨性堆疊、留存紋路。那些深淺交錯、走向無序的褶皺，不是生活的缺憾，而是時光沉澱的動章，是日常煙火的鐫刻，是自我天性的舒展。

規整的秩序只能帶來短暫的視覺舒適，唯有包容無序，才能容納生活的豐富與多元。真正的高級，從來不是毫無瑕疵的規整，而是接納參差的通透。數字時代的秩序規訓，讓無數個體活成了統一模板裡的標準樣本，拘謹、克制、毫無個性。

而衣衫褶皺裡的野生美學，教會人掙脫世俗的刻板框架，告别刻意的完美主義。允許生活留有錯落，允許日常保有煙火褶皺，允許自我擁有不被定義的鬆弛狀態，這便是無序賦予當代人所最珍貴的精神自由。

老街食事，古城心安

曾龍

供著孔子的雕像與牌位，兩側陳列著南宗的歷史淵源。後面還有一座花園，樓台庭院錯落有致，池塘裡養了許多錦鯉，映著天光雲影。

家廟隔壁便是博物館。我本是衝著恐龍骨架去的，到了才發現並非真品，展品也不算多。二樓正在辦一個阿拉善文化展，展出了許多當地巖畫，線條簡單粗獷，別有一番意蘊。

衢州古街很多，以水亭門歷史文化街區為核心。其中最有趣味的，當屬北門街。這條街不長，兩旁是老式的房子，青磚黛瓦，中間立著一座古城牆。如今這裡做了商業街，賣些小吃雜貨，經過一番翻修，沖淡了些舊日氣息，卻也為此注入了新的生命力。

走出北門街，不遠就是水亭門。水亭門比北門街新了許多，街面更寬敞，也更繁盛。入口處天王塔巍然聳立，街旁建築多是中式庭院間雜著民國騎樓，一路隨人流往前走，迎面是座高聳的古城牆。城牆前河水靜淌，訴說著過往。牆側立著鐘樓與寧王廟，衢州的城市宣傳畫裡，多半取景於此。登上城樓，望向古城，百年風雲際會瞬間在胸中交匯。

下了城樓，和朋友去尋那家最有名的鴨頭店。到那兒一看，整條街幾乎都在賣鴨頭，其間還夾著不少賣蛋卷和燒餅的鋪子。鴨頭店前排著長隊，人氣極旺。我挑了幾種口味，味道比之前在飯館吃的要好，鹵得更

透，軟糯入味，啃起來滿口生香。

遠遠望見渠江中臥著一座島，信步走了過去。上島先看見兩座橋，棕色的橋身呈曲線環繞，別具一格。其中一座專門留給行人散步，不通車輛，這在國內我倒是頭一回見。過了橋，眼前豁然鋪開一大片草場，寬闊平坦，留給市民漫步休閒。一座城市肯把這樣核心的地段拿出來，不作開發，實在是莫大的慷慨與福氣。

草場對面矗立著一座極為宏偉的建築，外形有幾分像機場航站樓，燈光在夜色中璀璨奪目。

走近才知，是遊客服務中心，還集合了美術館、圖書館等一系列便民設施。圖書館非常新，設計感十足，空間寬敞明亮，讓我驚訝的是，這裡竟開放到晚上八九點鐘，我到時夜裡八點，館內仍有許多人閱讀自習。

在衢州一天的所見，讓我心生許多感慨。這座城不熱衷於表面的繁華，不急著用高樓大廈裝點門面，而是把核心的地段和寬裕的空間，都讓渡給了居民。它的設計和配套，處處透著一種對日常生活的關懷，讓人感到便利，也感到被善待。這種幸福感，是那些一味追逐天際線的大城市所難以顧及。這是衢州的獨特之處，也是其可供其他城市學習的可貴樣本。

一座城市無論如何發展，終歸要回到為人服務的源頭，衢州既通往人心，也連接著人心之外的思念。

秧苗落定，隨即進入夏季管理的關鍵期。稻秧分蘗後，田間的雜草也隨之瘋長，需趁著晴好天氣把田除草，並及時追肥。在化肥尚未普及的年代，牛糞和豬糞是田地裡最優質的「營養品」。父親總要花費一兩天時間，鑽進牛欄豬圈，將豬牛糞清理出來，一擔擔挑到梯田中，均勻撒入稻行之間。吸足養分的禾苗節節拔高，長勢喜人，風吹過，便掀起層層綠浪。

一條從鄉村河道蜿蜒而來的灌溉渠，是貓兒乖梯田生生不息的血脈。入伏盛夏，久晴少雨，田間稻禾正值灌漿，一汪活水便成了鄉親們日夜惦念的牽掛。梯田依山層疊錯落，山澗水源緊張，鄉鄰間約定錯時分流，彼此謙讓，互不爭搶，不擾田間生計。每至暮色沉降，貓兒乖的田埂上便散落點點微光，父親便是其中的一個光點，昏黃的手電光柱劃破沉沉暮色，落在田埂間緩緩流淌的渠水上。

他見田埂有滲漏豁口，便彎腰挖取泥混封堵；若鄰田分流過多，便輕移石塊微調水口。分寸之間，既護住自家禾苗的滋養，亦留活水予左右鄉鄰。走在田埂上既要防蟲子叮咬，又要注意蛇的侵襲。夜半露水浸得褲腳冰涼，他總要確認每一塊梯田都蓄足活水，才肯踏著滿身露水歸家。

當金黃的稻穗垂下飽滿的頭顱，謙遜地向滋養它的沃土致意時，豐收的時節便伴著殘蟬的鳴唱悄然降臨。父親將「打斛」（木製的打稻工具）馱到田里，經年累月的撞擊使斛沿磨出了溫潤柔和的包漿，木紋裡浸透了數十年的泥香。母親俯身埋首於金色的稻浪之中，銀鏟起落，在晴光裡劃出一道道細碎的冷芒，成片的稻禾不隨之傾倒，滾滾金濤盡攬入她的臂彎。父親雙手握住一束束稻稈，重重砸向「打斛」的塹板上，「彭彭」的沉悶聲在田野間迴響。谷粒掙脫稻稈，簌簌墜落斛底，積起一層又一層細碎的鎔金。稻子打完後挑回家，攤在竹蓆曬墊上曝曬，穀物褪去了潮氣，空氣中瀰漫開綿長的、帶著問候的谷香，這便是土地贈予耕耘者最質樸的回報。

稻穀盡數歸倉，父母又趁著晴好秋日，在翻整疏鬆的泥土裡播下油菜籽。霜風掠過空蕩田埂時，深埋土中的種子默默蛰伏蓄力；待到翌年春風拂過山野，油菜花齊齊盛放，連綿金浪順著梯田層疊翻湧，為這片歲歲耕耘的土地，鋪展一整片鮮活的生機與綿長希望。春種、夏守、秋收、冬蓄，梯田歲歲輪轉，生生不息。

貓兒乖梯田

王熙炯

我的家鄉坐落於池州仙寓山山脈深處，素有「九山半水半分田」之說，「貓兒乖」梯田便是群山皺褶間一方彌足珍貴的良田。

抬眼遠眺，數十級梯田順著山勢層疊起伏，靜臥於青黛山野之間，輪廓恰似一隻酣眠的貓，地名由此而來；先輩又添一「乖」字寄寓著心底祈願，盼這片梯田溫順知人意，歲歲谷實倉盈，護一村煙火安穩、溫飽無憂。

一場綿密的春雨灌滿了梯田，也泡軟了蟄伏一冬的凍土。天剛放晴，晨曦初露，父親便早早地叫醒我，先牽著老水牛去田埂啃青草。

早飯後，父親戴著草帽，扛著犁和耙，我牽著吃飽了肚子的老水牛，踩著濕潤的田埂慢慢走進水澤之中。父親挽起褲管，抄起犁臂，赤腳踏入田中，穩健架好牛軛，一手扶著犁，一手攥著牛繩，竹鞭輕輕一揚，悠長的吆喝聲漫過田野。

插秧那天，水邊剛泛起魚肚白，父親就趕往秧田拔秧，捆成整齊的秧束挑到田頭。父親捲起褲腳走進田里，他彎著腰，左手握著一把秧苗，右手分出一撮，往泥裡一插，手腕輕輕一抖，秧苗便穩穩地立住了。他倒退著緩緩向後挪動，指尖起落間，一行行筆直的秧苗在水面鋪展開來，織成一片規整柔和的青綠色紋路。我也學著他的樣子高高捲起褲腳，剛踏入淤泥就感到腳下滑溜溜、涼颼颼的。我笨拙地跟在他身後模仿，秧苗不是東倒西歪，就是埋得太深壓壞了嫩苗。父親每次回頭，都會彎腰扶正我插錯的秧苗，並耐心地教我：「指尖要攥緊秧苗，手腕輕輕一送，斜著插進泥裡才能站得穩。」泥水漫過我們二人的腳踝，春日暖陽曬得父親脊背沁出薄汗，我的額間也浮起細密的汗珠。

勞作間隙，我們坐在田埂旁的草地上，父親邊吧嗒著旱煙筒，邊捶著酸脹的後腰。我抬眼望向整片水田：新栽的秧苗隨風輕晃葉尖，如同散落一地細碎的綠星；我親手插下的秧行歪歪扭扭排在其中，雖算不上規整，卻藏著少年獨有的純粹生機。

